编辑:顾遐 美编:刘玉容 校对:印春湘 组版:蒋培荣

乡下刻章的那些事

□田耀东

那时,一枚刻有姓名的私章就像身份证,到处都用得着。穿绿色工作服的邮递员刚到门口就拖长声音喊起来:“私章……拿来,挂号信……到了!”

那大抵是儿子参了军,汇报立功的喜报或给他兄弟寄来一顶旧军帽。或者是在煤矿工作的丈夫给家里寄来了钱。或者就是学校录取小中专的通知书到了。这都是要盖章的。家长——总是男人多,也有当家的女人,从家里笑眯眯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枚四方的小章,有的用旧信封裹着,有的用章盒子装着——牛角或黄檀木的章盒,卧着仿牙或牛角的私章,隔梁里剩一公分的空间放印泥。私章上的字是四方四正的仿宋体:“张三狗印”“李四毛印”。如果是扁章,就三个字,或两个字,印字就省去了。

扁章请木匠钻个洞,挂在钥匙圈上,磕磕碰碰,四角就磨圆了。印泥总是干瘪的,蘸一蘸,哈一口气,在邮递员的表格上用力摁下去,纸上便有了红的、模糊的一块。邮递员凑在鼻尖上看:“下次用牙刷蘸火油刷刷清爽。”

小熟和大熟结算用私章领钱,合同和临时工用私章领工资,借条和欠据都要盖私章:“签字行吗?”

会写字的,照例会问一句。回答总是:“不行!以盖章为准。”

私章是成年人的标配,是家长权威的象征。那大抵是从生产队长的公章衍生出来的,也和不会写字有关。

生产队长公章的直径3.8公分,玉米秸头那么粗。

“队长,替我用玉米秸头戳一下,到学校看丫头去,女生宿舍不能挤男人,只好住在旅馆里。”

递过一张皱巴巴的,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方格抄:兹有张三狗住旅馆……此致:敬礼!东方公社红旗大队第八生产队特此证明。生产队长在公章上哈一口气,“啪”的一声盖在纸上。

生产队公章由大队发,大队由乡政府发,车间由厂统一发。下级政府由上级政府刻好了发下去。

乡政府公章直径4.2公分,大队公章4公分,每级的财务章照减0.2公分,由所属单位出证明。

唯一不要上级证明的是“孙大圣战斗队”“看你跳兵团”“某某某司令部”……直径五公分,六公分,茶碗口大,你大,我比你更大。没有大章坯不要紧,刻在黄檀木上,反正也用不了几次。

乡镇的刻章以方形和扁形的私章为主。乡下人讲究经久耐用,讲实惠。一段水牛角,半截牙刷柄,从河边黄杨树上截下的树棍子,或削、或割,皆可成私章。红明、牙料、有机玻璃,任你挑。紫铜、寿山石、青田石、鸡血石,则由文化人揣在口袋里,慢慢地摸出来和刻章人研究真草隶篆,阴体阳文,排版布局——一年里难得有几回的。

刻章是为了糊口,是一种职业,就像木匠泥匠一样——木匠烂凳脚,泥匠住草房,有些刻章人自己都没有章,什么时候用到,临时刻一个,用好朝灶神的神龛里一搁。

刻章人都能写字,知道仿宋体规规矩矩,横平竖直加个小三角。行书连笔头,草字蚯蚓打滚,隶书蚕头凤尾,篆体画猫描狗。

工具最简单:一副章夹,两把刻刀,一把平头铲,一把坏牙刷。刻黄杨、黄檀、梨木,就把钢锯条掰断后磨出刀锋当刻刀。另外就是削章坯的斜刀,磨料的沙皮和磨刀石,红明和有机玻璃用黄精根磨朱砂,磨稠了抹上去写字——这样就全了。

用铅笔在章坯上画格子,用狼毫笔描几个字,阳文的把字留着,阴文的把字刻掉。一个章可以三分钟完成,也可揣摩上三天。刻好大体都差不多,都是红艳艳的几个字。

刻章人大都有些异相。县政府所在地的刻章人脸上像撒满了黑豆。坐在玻璃橱后面整天不停地刻。玻璃橱里除了章坯,就是一摞一摞的证明和介绍信。他属于铁木业社,是大集体企业,专门有人开票。乡下人不太找他去刻私章,他也爱理不理的:“师傅,刻个章多少钱?能立等可取吗?”

“我没空!”头也不抬。

他刻的章刀刀有力,规规正正,价格也贵,要预约。乡下人掉头就走——能用就行,刻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南黄海的小镇上,数梁师傅的名气最大。门店上放张破课桌,破课桌上搁一方石砚台,一个章夹子孤零零地在守摊。满桌的灰尘,人总是不见的。

一辆破旧自行车,骑着到处走。学校、工厂,或者挨在镇头上。梁师傅乱蓬蓬的头发,下巴的山羊胡子黏着唾沫和草屑。刻章就站着,不写字,不用章夹,左手握章,右手握刀,学生把他一忽儿往左推,一忽儿往右推,他只是笑着,嘴里说:“别动,别动,再刻两刀就好了!”

十五分钟的课间休息能刻五六个。没章刻的时候在钢笔上刻名字,刻龙凤,刻兰花,一挥而就。用蜡笔涂上颜色,收三分、五分钱。刻刀常被市管员没收。前脚收,后脚又摸出一把。

黄瘫子在濒临倒闭的小镇上刻章。他走路伏在凳子上,养一个老娘。窄窄的石板街,厚厚的青苔,临街小小的木窗后面,终年坐着须发凌乱的黄瘫子。

古镇的刻章人有人说他是疯子。他写得一手好字,自吟的七律诗用粉笔写在门板上又擦掉。他有几本自刻的印集,常常拿出来让人挑选字体。没章刻的时候就伏在桌上不停地练字,或抬头呆呆地看天,不和人说话,也不和人吵架。

渔港的刻章人是父女俩。刻章、在玻璃条屏和镜子上画山水,画鸟、画花。章刻得好,画也画得好,刻章的姑娘不像凡人——像兰草。

激光刻字后,这些乡下刻章人全都不见了。

江海采风

岁月物语

海上春捕趣事

□沈晖

阳春三月,天气暖和了,田野上的油菜花金灿灿的,海滩上前来捕蛤的人也渐渐多起来。

我的老家地处东海,千里滩涂、万里海疆孕育着丰富的水产品——贝类,如文蛤、蛤蜊,还有十分鲜嫩可口的四角蛤。乾隆吟诗称颂四角蛤,“形如蚌壳乃圆其,作器宛资挹注兹。汉史略殊真腊献,说符却似宋人为。毫芒繁泽轻于叶,背面浑成腴若脂。设拟方诸取明水,由来与月共盈亏”。

四角蛤属于瓣鳃类软体动物,因其形状为四角形,故得此名。启海人见它圆鼓鼓的形似核桃,所以习惯叫它“葡萄”。四角蛤生活于黄海沙滩中。不仅肉嫩味美,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人体必需的铁、维生素A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誉其“补肺止渴、功同人参”之功效。因此,当地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沿海的人们肩扛着铁板锄,手拿网袋去海上挖蛤。

那年我刚刚11岁,家距离海滩10多里路,父母疼爱我而不让我去海上捕蛤。出于好奇,在一个星期天,东方天际刚刚发白,我就拿着采捕工具,偷偷跟着哥哥奔向东海。

来到大堤,春风拂面,红日东升。这时海滩上已是三五成群,人们各自拿着铁板锄头刨着沙滩忙开了。

古人云:“栖身未厌泥沙稳,爽口还充鼎俎鲜。”四角蛤生在海里,平时就躲在沙滩下两厘米的地方。人们采捕方法各有千秋。当海水退尽,广袤沙滩如绵,踩蛤的姑娘小伙光着脚,在一望无垠的海滩上踩着轻松的步子,像跳广场舞。他们在欢笑声中捡起浮出泥水的蛤子。刨蛤的,拿着铁板锄,将长长的锄柄压在左肩,然后弓背弯腰,开始耙着沙滩倒退着走,当听到“咔嚓”一声,就知道刨着四角蛤了,这时,右手拿着钩子迅速将四角蛤装进网袋。

我是第一次来海上,真好奇。开始我东一锄头、西一锄头,大约刨了一小时,还没见到一只四角蛤,有些灰心了,就丢下锄头,捡鹅毛,追飞鸟,还不小心掉进了水坑,弄得满身泥浆。结果,到了中午,哥哥刨到10多斤四角蛤,而我两手空空,还差点出事。哥哥就大声训斥道:“做事情要认真耐心,不能三心二意的。你现在‘葡萄’没捕到却弄得一身泥水!”

见我两眼噙着泪花,又觉得于心不忍,于是脱下罩衫让我换上。又从包袱中拿出煎饼让我先吃。接着安慰我:“等会你吃好后,我锄你捡,这样也省事。”真是各有所长,哥哥力气大耙得快,而我人小灵活弯腰捡得快,不到一小时,我俩也耙到40多斤四角蛤。这时,涨潮了,我俩用锄柄扛着网袋,哼着小曲凯旋而归。

说起四角蛤的美味,便想起南宋文学家刘过的古诗:“幸自东南好,西归未可忙。茶添橄榄味,酒借蛤蜊香。绝品宜春醉,新烹趁日长。倒囊烦厚载,归遣北人尝。”当晚,父母拣出破碎几斤四角蛤在清水中洗净,放入锅中煮沸,然后盛入篮子沥干、去壳,最后加入生姜、荠菜入锅烧开,顿时香溢农家小院。

从此,我跟哥哥跑海捉螃蟹、捕四角蛤,挣些零用钱以贴补家用,后来长大上中学读书了,我也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寻常巷陌

两位阿姨

□安然

前些年,我妈大病一场后,就从老虎直接变成了hello kitty。为了让她生活得舒适一些,我让妹妹从中介那里找来一位阿姨负责给她做饭与清洁。老妈一个人的生活也简单,阿姨只消每天来半日即可。

阿姨姓曹,北方人,是个老家政了。活干得挺溜,就是有些粗糙,做的菜一言难尽。每次和我妈通话,都听她老人家在电话里抱怨,菜太咸,油太重。太咸对于一个老龄高血压患者来说,的确堪忧。只好和曹阿姨沟通,菜可否烧得淡一些。可能是因为她丈夫是做体力劳动的,她在家做菜的习惯手法就是多盐,所以,很难改。但是曹阿姨人热情、爽朗、手脚麻利,喜欢掏心掏肺地和我妈聊她家里的事。我妈吐槽归吐槽,还是留用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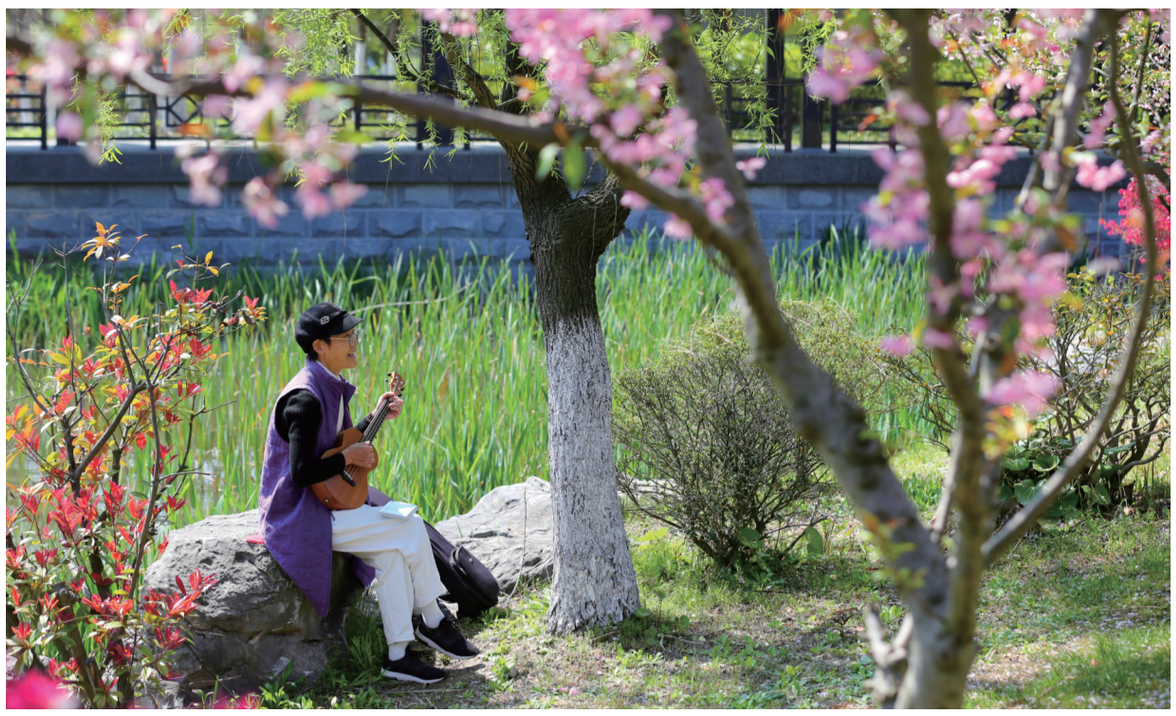
说来曹阿姨的命运也是令人唏嘘,有个独生女,长得眉清目秀,却在读高中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一直在家歇着没工作。曹阿姨来我妈家时偶尔也带着女儿,妈妈干活,女儿就在一旁玩。曹阿姨的老乡家正好有个适婚男孩,智商一般,就和曹阿姨说让他俩处对象,说不定女孩的病就好了。于是,一桩婚事就这样被促成。不久,小夫妻生了一个女儿,交由婆婆带着。本来曹阿姨天真地以为,女儿的病会慢慢变好,孰料病情却越发严重了。经常在家砸东西。曹阿姨忙于照看女儿,时常来不了我妈家。她频繁请假,但希望我们能继续用她,保住这份工作。可是,我们也很为难,因为老妈是需要人照顾的。拖了一两个月,看她根本无心做事,还是没留。但曹阿姨的微信一直没有删。后来,看她发的朋友圈我也不忍心看,看一眼,太苦了,看两眼,会心痛。再后来,曹阿姨的老公在一次工地事故中走了。老妈知道后还让我妹送了一些钱给她。都说祸不单行,可能是当事人当时就被第一个不幸给整蒙了,神思恍惚,又造成新的不幸吧。

请的第二个阿姨姓姚,是个做菜高手,说原来在食堂做过大师傅的。姚阿姨五十来岁,精致范儿,自视甚高,特别爱美,身材也保持得很窈窕。她说自己出来做家政纯属在家闲得无聊,老公、儿子都能挣钱,重点在这三个字上——不差钱。所以,每次只要我或者我妹在,她都会反复重申这些话。我妈说,姚阿姨有时还会穿着旗袍干活。我心想,唉,姚阿姨在我妈这里做家政,可真是委屈了呀。

姚阿姨喜欢跳广场舞,说常有男舞伴向她示爱。在我妈眼里,姚阿姨渐渐成了大美女般的存在,人见人爱。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妈妈,她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姚阿姨太漂亮了,虽然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但我怕小天(妹夫)哪天也喜欢上她就不好了,不如让她走吧。我差点笑得喷饭,不是,小天怎么可能喜欢上姚阿姨……老妈,你不仅对女婿没信心,也对你小女儿太没信心啦。

姚阿姨后来是自己辞职的,说她老公不让她做了。我又想起了曹阿姨,两位阿姨,命运迥异。

然后我们又请了新的阿姨,一直做到现在。



歌唱春天 许开源摄

想起外婆

□陈汉忠

又到清明,如期踏上江海平原上那个叫长西的小村落。外婆已在冰冷的墓碑下,长眠了半个世纪。

墓地东北约两里地的周家宅是外婆生前的家。外公早逝,外婆踮着小脚,先把两个女儿拉扯大,接着又把三个外孙和外孙女抚养成人。生活的重压让外婆过早地衰老,刚过半百,鬓发就已灰白。那时家里穷,没有钱买洋布,我和弟弟妹妹穿的衣裳都是外婆纺线,再用布机手工织成的。尽管土布衣裳没有洋布光鲜,但外婆却用一双灵巧的手,把白云般柔软的棉花,擀成条,纺成线,再染上色,织成色彩斑斓的棉布。过年时,我们穿上外婆缝制的新衣裳,兴高采烈地跟着妈妈走亲戚。每年此时,也是外婆最开心的时光。她一边帮我整理衣衫,一边叮嘱别在外面犯嫌,把衣裳弄脏或刮破了,我嘴里应承着,心早就飞跑了。

记忆中,我家有一台木质纺车,是外公祖上传下来的旧家什,不知什么时候起,纺车成了外婆的专用工具。每每夜幕降临,外婆的纺车声犹如一曲美妙的童谣,我和妹妹常常在这醉人的嗡嗡声中渐入梦乡。

过了一年又一年,在外婆家老屋那从不间断的嗡嗡声中,我们兄妹三人渐渐长大,外婆的鬓发也霜打似的越发斑白,手脚也没有先前灵便了。但纺纱依然是外婆的最爱,只要纺车嗡嗡作响,白色的棉条在她手中上下翻飞,依然是她年轻时候的神采。

嗡嗡的纺车把岁月摇进了1972年冬天,外婆走到了她最后的岁月。那天中午,从不睡午觉的外婆鬼使神差般离开纺车,和衣在堂屋床上躺了一会儿。西宅邻居刚刚还回来的一辆旧自行车,不知为什么突然倒地,“咣当”一下捎带着把外婆心爱的纺车也刮了一下。外婆被惊醒,睡意蒙眬之际翻身下床,脚下一软,竟跌倒在地,后背传来的剧烈疼痛让她禁不住呻吟起来。闻讯从外面赶回来的父亲借来一辆拖车,把外婆送到五六里外的麒麟公社医院。那时医疗条件差,也没有X光之类的检测仪器。公社医院里那位很有点权威的骨科医生在外婆的背部和臀部按了又按,反复询问,从外婆的呻吟声中和医生严肃表情中,我知道外婆这次伤得不轻。

检查持续了20多分钟,已被伤痛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的外婆在注射了止痛针后睡着了。医生把父亲喊到一旁,略显为难地说:十有八九是股骨骨折,我们这儿是没有办法了,要不到县医院试试?可这八十好几的人,恢复好也难,而且手术还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

我看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以他对外婆的感情,他会不惜代价地救治外婆。可那时患肝硬化多年的妈妈不仅早已把家底掏空,而且还倒挂了生产队近千元的欠债。妈妈闻讯后泪流满面,嚷嚷着不让父亲再去镇上药店为她买回开好的中药。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先把外婆拖回家。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正值壮年的父亲偷偷哭泣。

他咬咬牙对妈妈说,能不能把屋里那根柱子卖了!尽管是商量的口吻,病中的母亲并未应允,只是一个劲儿地抹泪。父亲想卖掉的柱子是外婆家老屋中间那根顶着正梁的木头,碗口粗细,高约五米,那些年木材紧缺,拿到市场上能卖个百十元钱。为老屋安全考虑,父亲还请南宅的木匠师傅来看过,上上下下看了一圈儿后,也没有给出个明确结论。这事不知怎么被病榻上的外婆知道了,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老了,这伤不治了。老屋是全家的窝,这根顶梁柱绝不能卖。

外婆终于没能再进医院,她静静地躺在堂屋朝南的那张旧床上,再也没能迈出这间屋子。或许在今天看来,股骨骨折算不上什么太难的疾病,只需在医院做个不大的手术,把骨折处固定住,再康复训练一段时间就可以重新迈开双腿。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切仿佛是天方夜谭。

家里恢复了平静,受伤的外婆终日无语。有好几次,我看见外婆望着不远处的纺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听妈妈说,外婆丢不下她的纺车,想试试重新坐到纺车前,可股骨断裂的剧烈疼痛,让外婆断了最后的念想。

长年累月卧床不起,连侧个身子都要人侍候。有时她不想惊动别人,可稍微一动就疼痛难忍。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吃颗止疼片。短暂的平静后,依然是无尽的苦痛。可病恹恹的妈妈那时也有心无力。为了让外婆稍微舒服点儿,我和妹妹抽空轮流把外婆扶起来,然后用肩膀顶着她的后背,让她靠着我们的肩膀歇一会儿。有几次已是午夜时分,睡梦中我被外婆的呻吟声惊醒。尽管睡意正浓,我还是披衣起床,给她喂上一粒止疼药,再坐在床沿上用单肩扛着外婆后背。幽幽的灯光下,外婆平静地闭着眼睛,享受着这片刻的安逸。睡意阵阵袭来,我有时忍不住头一沉,往前一撞,虽然很快恢复过来,但外婆还是隐隐感觉到了。每每此时,外婆总会喃喃地说:差不多了,扶我躺下吧,你明天还要下地干活儿呢!我常常止不住泪流满面。

无情的伤痛还是耗尽了外婆的精气神儿。1973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外婆弥留之际,我哭着拼命喊着外婆,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渐渐浑浊的眼睛向不远处的纺车投去深情的一瞥,紧抓着我的手无力地松开了……

外婆走了,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听不到那嗡嗡的纺车声,再也见不到外婆慈祥的面容。只有那辆陈旧的纺车还在堂屋里,像是在静静地等待远行的主人归来。

外婆的葬礼很简单,一口26元的薄皮松木棺材成了她最后的归宿。第二天,我和妹妹又重回墓地,在外婆的坟头栽下了两棵半人高的楝树苗。我想,有外婆神灵的庇护,楝树会像我们一样渐渐长大。用不了多久,楝树会用它粗壮的臂膀为长眠地下的外婆撑一撑伤残的后背。

情感驿站

蚕豆粉丝

□孙同林

粉丝中有山芋粉丝、绿豆粉丝等等,这里说的是蚕豆粉丝。未考证过老家袁庄粉丝的生产历史,但自小就知道粉丝好吃。

从蚕豆到做成粉丝,磨粉是第一道工序。

磨粉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水。粉坊里按几口大缸,里面都盛着水,在有的上面架着粉筛,有的缸里沉淀着粉砣……将磨过的蚕豆渣放在粉筛里过筛,筛子漏下来的就是蚕豆粉,老家人也叫它“砣粉”,沉淀砣粉的水叫粉糊子。

磨粉是一件苦活计,旧谚说“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事实上,磨粉的苦不亚于磨豆腐。

把蚕豆浸泡上一天一夜,捞出来放到石磨上的一个木桶里(下面有漏斗),由老牛牵着,老牛配老磨,嗡嗡响,那速度自然快不了。掌磨人的身影在几个大缸间穿行,一会要照看一下石磨上的蚕豆,一会要到磨口取磨下来的粉渣放到粉筛里过筛,不时还要提防那牛翘起尾巴来拉屎撒尿。看似简单的活计,却把他忙得团团转。即使是大冷的冬天,磨粉人只穿很少的衣衫,可见磨粉很费力气。

当年,几乎每个生产队里都有粉坊,一头老水牛,一副大水磨,嗡嗡嗡磨一上午,下半天就是磨粉人的事,筛粉,去粉糊、粉渣,收拾淀粉,再担起几缸水,浸泡下一天磨粉的蚕豆。生产队磨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产粉丝,而是为了养猪,养猪的目的是需要肥料。生产队都有一个养猪场,大多安排队长或会计的亲属担任养猪场人员。集体养猪比较粗放,在山芋藤、水花生之类里面掺上粉渣,就是生猪的饲料,粉糊子则是它们的饮料,所以,那猪也长不快。

砣粉磨得多了,晒干积存起来,等到年底,请索粉师傅来索粉,索出的粉丝,家家分一点过年,也算是集体置办的一份年货。

索粉场地选择在生产队的养猪场上。索粉的场面很壮观,大场上扯起长长的晒粉绳索和横杆。用于索粉的是养猪场的大锅,往常肮脏的大锅今天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索粉师傅是当天的导演兼主演。在缭绕着烟火气的索粉间,索粉师傅只穿一件衬衣,袖子撸得高高的,站在灶台前,指挥着一干人,谁帮助揣粉(将干粉切开泡透,在钵子里揣成绵软的白粉团),谁站在灶台前从锅里向外捞粉丝,哪些人负责从灶台上将索出的粉丝送到晒场上,哪些人负责往横杆上晾晒粉丝……待一切安排就绪,看揣粉人钵子里的粉揣得差不多了,大锅里的水完全开了,索粉师傅便站到锅台前,操起他的索粉罐,开始了他的精彩表演。助手将钵子里揣熟的粉团装到索粉罐里,端送到索粉师傅手上,索粉师傅高高举起粉罐,在开水锅上不停地来回筛动,再用手轻拍粉罐,粉“线”便从罐底的筛眼里不断筛出,飘飘洒洒撒进开水锅里,只几个沉浮,那粉丝已经熟了,站在索粉师傅身边的捞粉人员眼疾手快地把熟粉丝叉进旁边的冷水锅里,晒粉人又迅速从冷水里将粉丝捞起,送向晒场。这一整套程序,很紧凑,有条不紊。这时,一群馋猫一样的孩子在揣粉的人丛里挤来挤去,他们希望有机会从揣粉人那里获得一块粉团,放到灶膛里烤了吃。烤熟的粉团焦黄焦黄的,色泽诱人,但是,我们往往搞不到,因为我家没有人参加揣粉,而自己又不好意思觍着脸向人家求,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吃,然后,悄无声息地溜到晒粉场上去,捡拾掉在地上的断头粉丝解馋。

期待生产队里索粉,成为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盼头。

早年,粉丝是丧事场上的主菜,人们以豆腐粉丝之类祭奠死者,也以粉丝等一些菜肴招待前来吊唁的客人,难怪有“白布一揪,索粉一手拖”的说法。事实上粉丝是百搭,它可以跟很多菜搭配,荤素皆宜,什么粉丝红烧肉、粉丝红烧鸡、咸鱼粉丝等等,当然,农家人吃得最多的还是青菜粉丝汤。

粉丝多了,一时吃不了,便有了卖粉丝和以物换粉丝的生意。当年,邻居大兵就是一个卖粉人,他天天驮一车粉丝出门卖,因为他为人谦和,且生得一表人才,居然被买主看中,促成了一桩婚姻,结婚的时候,孩子们看到大兵媳妇,便齐声高喊:“蚕豆粉丝,新娘子!”

今天,大兵的“粉丝新娘”已成了七十老妪。我每想起当年人们对她的戏称,便会想起当年磨粉和索粉的场面,特别是大场上长长的挂满粉丝横杆的那道风景线,定格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美好记忆。